

# 乌金问道

——  
煤矿作家访谈录

史修永等著

 煤炭工业出版社

# 乌 金 问 道

——煤矿作家访谈录

史修永 等 著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金问道：煤矿作家访谈录/史修永等著. --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7

ISBN 978 - 7 - 5020 - 5800 - 5

I. ①乌… II. ①史…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4047 号

乌金问道——煤矿作家访谈录

著 者 史修永 等

责任编辑 成联君

责任校对 孔青青

封面设计 尚乃茹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sup>1</sup>/<sub>16</sub> 印张 13 字数 21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8663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 序一 掘进在心灵

谭 谈\*

黑溜溜地来，红彤彤地去。燃烧自己，是你的品格；温暖他人，是你的境界。这是人们对煤的写照，也是对采煤者——煤矿工人的真实写照。

每天清晨，太阳还没有露脸，他们已走进地层深处，奋斗在掘进垱头，开拓在工作面上。当他们带着一身煤尘走出矿井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了山。他们没有享受阳光的温暖，却用自己的双手捧出了另一种太阳，为人们送去阳光以外的温暖。每当夜幕落下，华夏大地上闪动着无数斑斓多彩的灯光。有人说，在这些灯光中，至少有一半是他们捧出的“太阳”点亮的啊！隆冬岁月，千千万万家庭居室里，暖意盈盈。有人说，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他们采出的煤块送去的啊！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掘进在地层深处，开采出煤炭，为人们送去温暖与光明，推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这是矿工的掘进。

就是在这些掘进者中间，走出了那样一种人：他们在手握镐头的时候，又拿起了笔。原本是一群“粗人”，却跻身到了文人堆里。于是，我们国家的作家大军里，有了一个特别的群体——煤矿作家群体。

他们曾经、有些甚至到现在仍然和地层深处的掘进者干在一起、苦在一起、乐在一起，生死关头，站在一起。自然，他们的心就贴在、连在一起。对矿工们“煤块般品格的心灵”，他们看得最真切，体会得最透彻。他们手中的笔，掘进在这样一群人的心灵中。于是，我们国家的文艺百花园里，绽放着散发煤块气息的鲜艳花朵——煤矿文学。一批批优秀作品，

\*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湖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





出现在这样那样的评奖榜单里……

这，是煤矿作家的掘进，掘进在矿工的心灵。

现今，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史修永教授等人创作的一本煤矿作家的访谈录。

作者用他们敏锐的思维、富有哲理的提问、鲜活的文笔，把一个一个作家似乎相同、实则各异的创作道路、人生风采，实录在字里行间。对那些曾经轰动社会、感动千千万万读者、在南南北北矿山里冲击波极大的一篇篇优秀作品的创作经过，做了生动、准确的记录。对它们产生的主、客观的种种因素，进行了很有见地的剖析，帮助读者对这些作品进行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专门对一个行业作家群体进行的最权威、最全面的一次探访，并将这些作家一个一个鲜活的心灵，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这是评论家的掘进。

他们掘进在作家的心灵。

2017年1月9日晨于长沙

## 序二 文学的乌金之光

刘庆邦\*

记得2015年盛夏，史修永到北京找到我，想让我给他的书稿《多维视野中的中国当代煤矿小说》写一则序言。看到他专门研究煤矿文学作品的书稿，我感到有些兴奋，高兴地答应了。因为长期以来，煤矿作家创作一直保持不错的创作势头，社会上的作家也给予了煤矿很大的关注，不断有优秀的作品出现。但是，煤矿文学的评论，与文学创作发展的良好局面并不匹配，出现了创作比较繁荣，而批评较为冷清的局面。这显然不利于煤矿文学的整体发展。这部专著的出版，对于推进煤矿文学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时隔一年多，史修永的另一本著作《乌金问道——煤矿作家访谈录》即将付梓，真是可喜可贺。2013年春天，他打电话跟我说，准备在中国矿业大学成立一个煤矿文学与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征求我的建议，并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在谈论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些研究计划，其中一个就是正在着手对煤矿作家进行整体的凸显，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并没有想好。看来，《乌金问道》这本书实现了他最初的想法。这样算来也该有四年多的时间了。可见，他用心良苦。如果说《多维视野中的中国当代煤矿小说》一书以宏大的视野，开阔的思路，在对煤矿工业题材作品细读和分析的基础上勾画并确立了煤矿文学的版图，从文学史的维度回应和确立了煤矿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那么，《乌金问道》则在作家创作心理、创作观念、时代背景和理想追求等层面上，以问答的方式还原作家创作的现场。进一步说，作者与作家以对话的方式不仅呈现了煤矿文学作品的创作意图以及形成和传播的过程，而且还能够真实地再现作家

\* 作者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为煤而书写的艰难又辉煌的历史场景，让更多的读者认识和理解作家们的创作观念、精神诉求和审美理想，进而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

史修永选取了十六位作家进行访谈，他们是众多煤矿生活书写者中的部分成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丰富厚重的煤矿生活经验，对煤矿怀有深厚的感情；煤矿是他们创作的沃土，他们从煤矿生活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都情不自禁地关注矿工的生存状态，从中开掘丰富而复杂的人性世界，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创造。然而，他们又是“独特的这一个”，对于煤矿生活的理解和表现各有不同，从历史、伦理、生态、政治、人性等角度将煤矿生活审美化，讲述了斑斓多彩的煤矿故事，绽放出煤矿世界特有的情感。换句话说，煤矿特殊的自然构成和人文特色孕育了灿烂丰富的工业文化，衍生出纷繁多样的人生故事。讲述煤矿故事，抒发煤矿情怀，成为作家肩负的历史使命，文学也因此闪耀着乌金之光。史修永选取的访谈对象以小说家居多，其实煤矿的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作家也很多，且成就卓著，亦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

我想，作家们所讲述的煤矿故事以及讲述那些煤矿故事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都能够给人们带来温暖，给予人们心灵的启迪。展示煤矿的文化魅力，挖掘煤矿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精神，发展煤矿文化的生产力，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无疑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作为中国煤矿最高学府，中国矿业大学有责任和义务对煤矿工业文化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希望煤矿系统的作家能够立足煤矿的现实，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创造出那些富有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审美魅力的，能够感人肺腑、陶冶情操、提升人生境界的艺术精品。也祝愿史修永和他的研究团队不断推出新的成果，来实现煤矿文学更加辉煌的艺术价值，为文艺批评的百花园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2017 年岁初于北京

# 目 录

序一 掘进在心灵 / 1

序二 文学的乌金之光 / 3

孙友田 从黑宝石到雨花石：煤的精神将伴随我的一生 / 1

焦祖尧 煤矿世界的跋涉者 / 14

李向春 感悟煤矿情缘 书写煤矿历史 / 32

谭 谈 煤矿，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 42

蒋法武 用矿工的语言讲好煤矿的故事 / 54

陈建功 独立的人格 独特的发现 独到的表现 / 63

毛守仁 文学要写出纯朴的人性美 / 74

刘庆邦 煤矿是文学的富矿 / 88

刘玉龙 “燃烧的心”：煤矿诗人的情感与人生体验 / 100

黄静泉 文学创作应触动人的灵魂 / 112

老 九 “复兴煤矿”是我的写作园地 / 126

荆永鸣 关注底层的精神苦难 表达新鲜的人生经验 / 137

肖 峰 在煤的天空写诗 / 146

秋 野 真实与虚构之间 / 159

张 波 用真实照亮煤矿世界 / 171

亚 东 浓浓的陕北煤矿情 / 182

后记 / 196

目

录



## 孙友田 从黑宝石到雨花石： 煤的精神将伴随我的一生

▼  
孙友田 从黑宝石到雨花石：  
煤的精神将伴随我的一生

孙友田（中）\*：著名煤矿诗人，1936年生于安徽省萧县黄口镇，1957年毕业于淮南煤矿学校矿山机电专业。历任江苏徐州贾汪煤矿技术员，江苏省文化局专业创作员。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雨花》杂志诗歌组组长、编委，《扬子江》诗刊主编。江苏省作家协会



会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江苏省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五届理事。江苏省作协诗歌工作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诗集：《煤海短歌》《矿山锣鼓》《煤城春早》《石炭歌》《金色的星》《矿山鸟声》《花雨江南》《带血的泥哨》《孙友田煤矿抒情诗选》《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等11部，散文集：《在黑宝石的家里》等。作品《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和《月光启蒙》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1987年9月，江苏电视台与徐州矿务局联合摄制了以他的煤矿诗为内容的电视诗《煤海欢歌》，播出后获中央电视台“星光奖”。1992年，《孙友田煤矿抒情诗选》获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一等奖。1994年6月，受中国作协委派，与诗人晓雪组成中国诗人代表团，出席在哥伦比亚召开的第四届国际诗歌节。

\* 表示人物在照片中的位置。





“我是煤，我要燃烧”被诗评家誉为“当代矿工宣言”。这句诗出自煤矿诗人孙友田著名诗篇《大山欢笑》。

2015年的2月份，我和研究生王惠到南京专访诗人孙友田，想记录下他一生都在抒写煤矿、为煤燃烧的创作历程。能够联系到孙友田，这要感谢另一位煤矿诗人刘玉龙，正是在他的联系之下，我们才有幸采访到孙友田。

抵达南京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约定在孙友田住的小区见面，然后再到我们住的宾馆采访。电话中，我能感受到，孙友田的爽朗、幽默和健谈。

穿过一栋栋的居民楼，路过一片片热闹的生活区，我们来到了他居所的楼下。电梯打开的瞬间，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微笑着向我们走来，朴实亲切，温和敦厚，就像他诗歌中的语句一样。

得知距离采访地点不是很远，孙友田执意要步行过去，坚持不坐车。他说：一是为了节约，二是锻炼身体。于是，我们跟随孙友田走在南京冬天的街道上，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一丝寒意。孙友田身体硬朗，边走边不停询问徐州故友的近况，询问徐州煤矿的情况。他虽然定居南京这么多年，但是对徐州、对昔日的朋友一直念念不忘，想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他们的情况。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酒店。

孙友田说：父母是他写诗的启蒙人，故乡的民间文学为他提供了写作的营养。

父母都不识字，但是他常常从父母那里听到许多押韵的吉祥话和生动有趣的民间童谣。这些伴随着他的童年生活，滋润着他的心田，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同时也让他展开想象的翅膀，一步步飞向诗歌的王国。

孙友田的家乡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民间文学艺术丰富多彩。山东快书、河南豫剧、安徽大鼓、民间故事、民歌民谣等，每种艺术形式都蕴含着独具特色的美学特质，为他以后走向诗歌创作提供了土壤，他从中也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他说，真正写诗是进入煤矿以后。从淮南煤矿学校矿山机电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徐州贾汪煤矿当一名技术员。在一线亲身接触到煤矿工人，被他

们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打动和感染。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选择做煤矿的歌者。“煤矿不仅产煤，也产诗。”他歌唱煤矿工人光荣的革命历程，歌唱煤矿工人崇高的精神品质，用诗的语言来营建一个矿山乌托邦，赋予煤矿无限的生命力。

孙友田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煤矿。20多年的煤矿生活也成就了他的一生，成为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与煤相伴，让他写出了动人的诗篇；与煤矿相伴，让他结识了无数的朋友；与煤矿诗相伴，提纯了精神，让真善美滋养了他的一生，能诗意地栖居。

他离开煤矿许多年了，对煤矿一直心存感激，念念不忘。想煤矿的时候，就给煤矿上的朋友打电话，聊聊天，念念过去。

他说，他一直把生活当矿井，在矿灯的照耀下去开掘光和热。

这么多年以来，他喜欢上了雨花石，感觉煤与雨花石有相似之处。他将煤的感情转移到了雨花石，在雨花石上找到了煤的感觉，捕捉到新的灵感，慢慢地沉浸其中，享受雨花石带给他的审美愉悦。

雨花石是一个象征、一个意象，在传承和绵延着他的煤矿精神。

采访结束，孙友田将“汉语新诗库·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结集的《孙友田自选集》（2013年出版）赠送给我们。我们知道，诗集中道出了一个煤矿诗人的诗歌追求，诠释了人间的真善美，浓缩着诗人的精神境界，谆诲人去美丽地生活。





王惠：孙老师，您好！很高兴能有机会采访您。在当代诗歌领域，作为一位著名的煤矿诗人，您一共出版了10部诗集和许多散文作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我们对您一直很钦佩，也感到惊奇。您在《学诗札记》中曾写道：“每天，当我完成了任务和同志们走出大井口的时候，满腔激情冲动着我拿起笔来，摊开沾满煤粉和机油的稿纸，尽力地歌唱党，歌唱矿山。”在艰苦的劳动中，您收获的却是澎湃汹涌的诗歌创作灵感，这让我们十分感动。今天借此机会向您请教：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您走向诗歌创作道路，并执着于煤矿诗歌的创作？

孙友田：走上诗歌创作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与煤矿结缘也是很偶然的一个契机。我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穷孩子，我的家在安徽北部黄河故道旁边一个很贫困的小镇上。家里一共有四亩二分地，生活很艰难，上顿不接下顿是生活的常态，“今天中午吃什么”，是印象中挥之不去的一句话。家里有五个男孩子，都是能吃长身体的时候，贫穷的生活让我们咀嚼饥饿的滋味。冻裂的双手和脸蛋，饥饿的肚皮，破烂的衣衫都是不可磨灭的童年印象，父母为了养活五个儿子费尽心思。父母都是文盲，父亲仅仅认识自己的名字“孙开发”。我作为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家里长辈很高兴地起名字“有田”，想多有几亩地，多打粮食。直到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觉得“有”字俗气，笔画也多，才改作“友”。此后，老二起名为“有银”、老三“有金”、老四“有玉”等等。一个老农民把过上富裕生活的美好希望寄托在了五个儿子的名字上，无法改变贫穷的生活，只好在子女的名字上获得一些心理安慰。虽然童年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也是快乐的。

黄河故道那一带民歌民谣非常多，“毛娃睡，盖花被。毛娃醒，吃油饼。毛娃走，黄花狗，花狗伸着花舌头。”农民对生活的追求何其简单，有吃有穿就是幸福。这种朴素的幸福观被老百姓放到了民谣之中。我没有文化的母亲可以说是我的启蒙人。母亲是擅长说这些民谣的，每当夏天消夏的夜晚，母亲总会给我们说民谣、猜谜语、讲故事。这些都启发了我的想象，打开了我的创作思路。我之所以会写诗，就是童年的时候在家乡受到这些民歌、民谣的熏陶，启发了我的想象。《大山欢笑》就是缘此创作的诗歌，“一阵炮/大山喜得跳/喊醒怀中黑宝/快快/别再睡懒觉/春到人

间/快快提前去报到/万年煤层打个滚/一山乌金往外冒/云散/烟消/寂静山林变热闹/风钻响/岩石笑/军号鸣/哨子叫/锣鼓喧天红旗飘/黑宝石/往外跑/满山满谷金光照/一路大声喊/我是煤/我要燃烧”，这基本上就是民歌民谣的风味。五六十年代，谈到新诗的发展方向，当时提出要在民歌和古典诗词结合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这一发展方向我内心十分接受、赞同，因为民歌民谣对我的熏陶太深远，刻进骨髓。

为什么写煤矿诗歌？与煤矿结缘是很偶然的事情。如果我分到铁矿，我就可能歌颂铁矿，分到电力部门，我就会书写电力部门。我被分到煤矿，我熟悉煤矿，对煤矿产生情感，就会用诗歌来抒发感情。上煤矿学校也是幸运和偶然的。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因为家里贫困失学了，就在家从事割草、拾粪的劳动。后来去上了一年制的“中学补习班”，班主任是徐州人，他告诉我们，徐州一个煤矿学校要招生，免收学杂费。于是乎，我们六七个同学步行九十里路，从黄河口到徐州，走了一天，省下了八毛钱车票。考上之后，家里人都非常高兴，觉得这是免学费，管吃，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学校。就这样，我就去了煤矿学校，与煤结下了缘分。毕业后又考到淮南煤矿学校学矿山机电，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贾汪煤矿，在贾汪做了实习技术员。

我在学校里就开始写诗了，在校期间就经常出去实习，接触煤矿工作。在徐州即将毕业的时候，1954年8月6日，上海的《青年报》发表了我第一篇诗歌创作《祖国，只要您的手一指》。后来，我又有许多诗歌陆续发表在《青年报》上。我毕业之后，分到贾汪，真正进入了劳动生活，开始了真正的煤矿诗歌创作。

史修永：在您的10本诗集中，有《带血的泥哨》和《矿山鸟声》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歌作品，散发着感人的政治激情和浓郁的时代气息。诗中塑造了很多感人的形象，比如王小弟。在您的生活经历中，是否有书写的原型？感觉在您大量反映旧社会矿工的诗作中，有很多生活素材的积累，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生活素材吗？

孙友田：这两本叙事诗都是写矿史的。贾汪煤矿是百年老矿，我们分到矿上之后，就参加了矿史的编写工作。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为什么呢？老工人有很多情感要倾吐，可是文化水平很低，无法写出来。那些矿业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都到了科室去做工程师，不跟基层的工人接触。恰恰





是我们这些中专毕业，学了三年矿山技术的技术员，跟工人直接接触，而且，还有一定的文化。在工程师和一线工人之间，我们既了解煤矿工人又了解煤矿生产，因此，让我们去参加矿史编写组也是最合适的。在对矿史调查了解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很多感人的矿山人物，了解他们作为包身工的苦难经历，这让我很受教育。有一次开掘的过程中，打开石门后，在一个炭筐旁边，发现了一个很小的小孩脚印，炭筐的绳子都已经腐朽。得知这一个消息我感触特别多，于是结合老工人的一些真实经历，加入自己的一部分想象，创作了《脚印》。“这脚印又瘦又小，却保存得十分完整，五个脚趾痕深深地陷进泥里，像五块红铁烙进人们心中”，“脚印旁边还有一只破烂的大筐，上面的绳索只剩下一缕毛缨，筐内盛满大块的煤炭，压得人心万分沉痛”，“也许，这孩子只有十岁，正是上学读书的年龄，父母实在无法把他养活，含着泪送儿下了矿坑”，“他那双没有鞋穿的光脚板，踩碎了妈妈的心肝爸爸的梦”，“也许，这孩子只有母亲，父亲在井下刚刚丧命，他顶替父亲空下的名额，来给资本家卖命”，“点他父亲的名字时他要答声‘有’，有什么？——血海深仇充满心胸，泪水模糊了小小的眼睛，小手儿紧捏着父亲的矿灯”，“也许，这孩子父母双亡，旧社会对于他没有一点温情，漫漫长夜多么寒冷……”，“也许他在这里刚想休息，一件可怕的事情突然发生，细小的支柱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轰隆一响，天裂地崩……”，这些“也许”可以说是合理想象，因为“也许”中存在的情况，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可以说是矿工生活的常态。这首《脚印》，后来发表于《诗刊》，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徐州和其他矿务局演出的保留节目，必须要演出。在采访很多老工人的过程中，很多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就形成了，素材就这样积累了。包括《带血的泥哨》《矿山鸟声》这两本叙述长诗，也都是在积累的素材的基础上，加以想象，让一个小小的物件成为矿山事件的象征，泥哨远远超过了小矿工手中玩具的意义，它是矿工、是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抗的象征，是工人阶级与反动恶势力斗智斗勇、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的象征。

**史修永：**您一直非常坚定地做一位煤矿诗人。在您的诗中，煤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个意象，它成了有性格的“煤体生命”。而且，在煤矿诗中，它作为被抒发和阐释的对象内涵不断被丰富、程度不断加深。那您是如何理解煤的？您觉得煤身上赋予了哪些独特的属性？

孙友田：我对煤的了解是从老矿工的血泪史和自己在工作中的所见所闻一起来丰富的。在我的生活中，它是具象的，可触可摸，可想可感。如何来写煤，我笔下的煤炭会有何种属性，这就需要一个创作者等待被灵感击中的那一个瞬间。我在贾汪煤矿机电科担任实习技术员的时候开始写诗并四处投稿。当时看到一个开滦煤矿的工人的两句诗，给我很大启迪，点燃了我对煤矿诗歌创作的灵感。“矿工是人间的太阳，太阳是宇宙的矿工”，这种气魄一下子激发了我对煤矿工人伟大的认识，引领我歌颂煤，歌颂煤矿工人，他们与太阳和宇宙都有紧密的联系。柯岩曾引用过牛汉的一句诗歌，也让我深受震撼，“我寒冷，为的是让寒冷的人感到温暖”，这些有力的诗句触到我内心深处，引发我学习的动力，点燃了我煤矿诗歌创作的激情。再比如，这句诗“薄薄的月色，一封航空信，塞进了煤缝”，这种奇妙的构思可以与李白的《静夜思》相媲美，类似这种巧妙、经典的句子我都很喜欢，尽量吸收过来，为我所用，来发展新诗。后来创作的发表于80年代的《绣虎》就是巧妙构思的诗篇，它不是一首煤矿诗歌，“一个瘦弱的老太，甩开一把柔软的丝，捉住了两只，斑斓猛虎”，“从那花甲的高龄里，兴起了一股雄风，从那干瘪的手指间，挺起不屈筋骨”。煤矿生活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素材和灵感，我尽量用出其不意的构思把生活中的感动写成诗篇。

煤矿工人是伟大的，他们被岩石所覆盖，难为世人所知，一般人没有接触过这些，看不到煤的生产过程，很难体会这种震撼。因此，更需要我们在煤矿工作的，热爱诗歌的这批人来宣扬。我在矿山的抒写中，矿山人物占了很大的比例，是他们赋予了矿山中一草一木生命。我曾经在生产一线工作过，我就是千千万万矿工中的一员，我了解矿工苦难的过去，经历了艰辛拼搏的现在，如今心系煤矿，憧憬着这个行业的未来。

王惠：您的诗歌呈现给受众的是一幅美好愿景，堪称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在我的阅读过程中，我感受到诗歌意象具备一种欢腾的动感美，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雀跃的幸福感。而我们知道，由于时代所限，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完美。您是如何处理诗歌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呢？

孙友田：就像你所说的，我的诗歌塑造了大量的意象，矿工、煤、矿山等等，属于矿山世界的一切，都置于一个欢腾雀跃明快的场域之中，你把这种特色概括为“欢腾”，也是可以的。这些意象汇聚成一个意象群，





无意识中也是对当时时代氛围的一种呼应，是一种集体情感与能力的展现。

什么叫真实？真实就是来源于生活。什么叫艺术？艺术就是高于生活。从真实到艺术，煤矿的伟大劳动提炼出来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我所描述的场景，大部分是一种向往和愿望，承载的是我对工业文明的想象。这个矿山乌托邦，就相当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梦”，那是我的矿山梦。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技术条件比较差，安全环境也很不好。正是因为经历过的苦难比较多，所以才更加向往新的生活，对生活中一点点喜悦都会欣喜若狂，都会感到弥足珍贵。当时有一个去海边旅行的同事给我们带回了贝壳，我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诗——《矿工与海》，“他那听惯炮声的耳朵里，灌满了大海的涛音，他那看惯煤屑的眼睛里，注满了无边的蔚蓝”，“他把半个世纪的岁月，几十年的苦辣酸甜，一起都丢在，这松软的沙滩”，“一枚彩色的贝壳，使他年轻了十岁，一捧金黄的沙粒，复活了一个童年”。一个贝壳，让老矿工回到了童年的时光，老工人像孩子一样去捡拾贝壳，却在俯仰之间感慨的是自己童年身为童工的悲惨不幸。这也是我的一种想象，现在的孩子有的是单纯美好的心愿，哪里能体会到老工人的童年回忆全是痛苦和辛酸。郭沫若写《炉中煤》，他也是把煤当成一种载体，当成他发挥感情的载体，诗歌本身与煤没有关系，他是把煤当成一种意象，象征着国家，寄托的是自己的想象。

**史修永：**在当代文学史的立场上，您如何评价煤矿诗的地位？今天再回望您的作品，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您对煤矿诗歌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孙友田：**说实话，过去写煤矿诗，是抱着一种不服气的心态来写。我在煤矿工作，见识到了我们煤矿工人的伟大。但是，反映煤矿工人的诗歌却很少，他们都不写或者不会写，但是在中国文学史，它应该拥有一定的地位。在1958年的《诗选》上，徐迟的序言中，第一次提煤矿诗的位置。他说，贾汪青年矿工孙友田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新人，因为1958年《诗选》选了我以《矿山跨上千里马》为代表的三首诗。现在看来，那些诗歌身上有着时代的局限性，那种浮夸，大跃进的民歌都有这种烙印，那是时代所造成的。尽管如此，我觉得60年代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很重视工

农诗人的成长，类似“工业诗选一百首”这样的出版书籍很多。我们可以算是党培养的第一代工农诗人，我觉得非常光荣。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那就是从民歌民谣起家，结合生产，结合煤矿、矿工的伟大精神来进行创作。煤和雨花石也有共同点：历尽劫难，依然靓丽，依然豁达，依然乐观。进入晚年，我离开煤矿，定居南京，但是，我还要写诗。正如艾青所说，诗人每天起来都是落满了露珠，每天都有要写的东西，我就是有如此的感受。苏东坡曾说，我的自我，在为文之时。我个人非常欣赏苏东坡那种超功利化的“无意为文”精神状态。“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在《临皋闲题》里苏轼如是感慨，“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这种在“有闲”的生活中享受世间美好的心态将伴随我一生。

“当年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高唱着矿工歌谣，走向诗坛，现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捧着五彩花语，浮想联翩”，这就是我从徐州到南京经历的变化。不管是矿工歌谣还是五彩花语，我的创作仍然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写诗歌是一种感情的流露，也是一种对生活的发泄。有时候诗歌的灵感来了，半夜也会为一个词语爬起来，把它记到笔记本上。

诗歌的变化是必然的，然而，在我看来，诗是不可比的，正如唐诗宋词。文学谈不上进步和退步，但是诗歌理念不断在更新，就像一个个的诗歌流派。台湾葡萄园诗社提出了“健康、明朗、中国”这样的诗歌理念。在这之前，台湾诗歌创作受现代主义的影响，比较晦涩，现在正在追求回归。回归诗的本身，去掉“非诗”和“为诗”，这是诗歌理念的变化。屠岸曾经很恰当地评论过当代诗坛实行所谓的双轨制，一是低级下流的诗歌泛滥成灾，二是向上进取的诗歌层出不穷，这都反映了在诗歌创作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亟待改进。每个人都是“这一个”，每一个诗人也都是“这一个”，每一个作品都是他对事物理解和体悟的展现，都是各种因素结合的最终结果，包括兴趣爱好、家庭出身，甚至血型。我曾给一个摄影机题诗，“询问照相者，你的文学素养、美学观点、光学知识。咔嚓一声，回答完毕。”写诗也是这样，人的文学积累情况，对社会的了解和思考，对情感的体察等等都用诗歌作品做出了回答。

